

又见紫荆花

■ 石雪萍

南方油城的春,今年来得迟走得也快,刚脱下羽绒服换上薄外套没几天,长衬衣还来不及穿,短袖便急着上场了。待我回过神来,已是四月,紫荆花的花期怕是已经过了。楼下有一条五十米的紫荆花道,我常去,在初春和仲春,见紫荆花像是见久违的老朋友一般。过了仲春,天气变得炎热,紫荆花也开始败落,预想着是一派颓然的景象,不会也不忍,我便不再去了。

搬到城东这几年,我看到的紫荆花都是满树满树开着的。这里的紫荆花花色有两种,一种白,一种粉。老树开白色花,小树是后来种的,开粉色花。老树们伏在高大的建筑物下,老是一副病殃殃的模样,不得劲。花一开,倒是出奇的热闹,像给老树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裹了一件厚厚的貂毛大衣。叶子藏在貂皮大衣里是瞧不见的,仿佛光有花朵没有叶子。等风起,那轻软的皮毛跟着风漾来漾去,叶子也扑个缝儿探头探脑的。大自然是最神奇的调色师,这个说法在粉色紫荆花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那种粉不是一成不变的匀称的粉,而是像水墨画一样。水墨画有浓墨、淡墨、极淡墨和焦墨,那么,紫荆花的粉有着浓粉、淡粉、极淡粉和焦粉,一片花瓣就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色调,着实令人惊叹。

紫荆花盛放的时候,年轻的老师们会带着小娃娃来这里“找春天”。阳光正好,柔和的光线给紫荆花娇美的面容打上高光。大自然白也是最高级的美妆师。盛妆之下,紫荆花丝毫不害羞,落落大方地站在春天里,任娃娃们看个够,闻个够,摸个够。风一来,它们就借机飘在小娃娃的头上、肩上,钻进小娃娃的眼里,心里,梦里。

我是不看落花的,我总认为:丰盈的生命才是最具有价值的。花也是一样。三月下旬,紫荆花已抓不牢枝杈了。四月,只剩一派惨淡的光景。对着空落的枝头怀念繁花似锦的盛况,褪去美妆变得丑陋不堪的容颜,繁华尽失的紫荆花重现衰颓,如此一来,不免想到葬花的黛玉,薄命悲情,心有戚戚。这样“红消香断有谁怜?”的悲伤出现在春天里是不适宜的。

然而,我又生出了几分愧疚——我耽于已成定局的困境,心绪凌乱,结果错过了久违的老朋友,心中始终

不安。是该去看一眼的,去看看空落的枝头是否尚存游丝般的痕迹,或许,那也是一种安慰。

我去看紫荆的时候,恰巧遇到了一群也是“迟到”的娃娃,他们依旧蹦蹦跳跳,错过了春天里最好的景致,他们竟没有半分的失落。经历了一场蓄力的盛放,紫荆花树似乎元气大伤,枯瘦得根,光秃秃的枝头低垂着,草丛上铺了一层落英。境况不算糟糕;单薄的紫荆花瓣纵使失去了光泽,但依然白得纯洁,粉得可爱,即便是沾染了尘土,却又变成了另一种不同的色调,倒增添了几分趣味。忽然,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这不正是在春天里盖着的那条多丽丝棉被吗?——离开了枝头的紫荆花竟变成了大地的丝棉被!一股暖意缓缓地流过了我的心间。一起涌现的还有清代诗人龚自珍笔下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或许,再过几天,便再也看不清紫荆花的容颜了,它们会随着时光腐烂、消融,直至完全消失,寻不到一丝儿它们来过的痕迹。

消失意味着消亡吗?不尽然。生命消逝的同时意味着新生,这两种状态不过是存在于不同的时空里罢了。空落的枝头里藏着不落空的等待。时光匆匆,种子会发芽,小树会长大,花苞会展开,待到来年春天,依然会迎来一派繁花盛景,新的娃娃依然会在花树下蹦蹦跳跳找春天。或许,也会像今天这样,春天已去,他们忙着捡起最后一朵紫荆花夹在心爱的书页里,忙着围观穿梭在“丝棉被”下搬运食物的蚂蚁或打架的甲虫,忙着去发现一个新的世界。何忧之有?何惧之有呢?

生命就是这样,无所谓高低,有进场,有退场,此消彼长,更替轮回,生生不息,此为自然之道。人,也一样。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潘茂名赋

■ 廖君

皇皇云开坤,浩浩高凉隼。潘公茂名者,岭南仁医也。后世以地铭之,乃念其功德焉。

自盘古以降,高凉即安岭表之西。得山川屏障之隔,承南国丰沃之泽。粤西胜境,山海太平。干栏屋宇,饭稻羹鱼。克勤克俭,葛织服殊。茂名生平,灿若明珠。太熙元年诞于浮山之腰,宁康元年驾鹤观山之巅。百代仁医颂茂名,茂名仁医传千年。个中渊数,梓里流传。

晚唐北卢录遗,刘恂岭表录异。乐史太平寰宇记,南宋舆地纪胜。明清古籍,汗牛充栋。屢席印记,书韵流芳。考古诚真,茂名埋人。

公总角立志,欲以济世越海,而瞻中国之盛。永嘉四年,弱冠起联。高凉始疆,取道曲江。越大庾岭茂,过秦关古道。新余人赜蚁,广丰驿道溪。东南其所望,沿海仰新翼。咽喉仙霞山,浙闽天险关。淳安盆地,新都石室。古树空岩生烟,山佛瘦耸倚天。仙桥驾壑影空出,藓滑苔深留山骨。何其仙哉!尹山修学苦历廿秋,梓桐源深奔越千年。纳采药炼丹之技法,领养生保健之食方。问道本草,对话丹膏。闭关修心,无论魏晋。郭道来临,茂名出林。何其物哉!穿钱唐,渡太湖,抵建康。句容茅山,高凉英姿。东西遥相知,离距三千里。上清发源地,弘景结庐缔。高凉龙湫脉,水通苍梧来。天下七洞天,罗浮现葛仙。东葛西潘,东晋民安。稚川远游,丹灶悬壶。洗药青蒿,抗疟鼻祖。沟漏洞天,如约丹见。

嗟夫!采药东山远,炼丹西山烟。鉴水渡还,渔歌唱晚。勤哉!采丹田之芝,煮白石之髓,嚼瑶笋之芽,餐碧松之蕊。石船苍藓啼,潘坡丹灶遗。丹砂白石恣煎烹,别有八还成九转。眼前仙药迷不识,踏破天涯采蔓荆。君不见,思

乾井前高力士,萋园春深潘州时。君不见,石船醉合经年在,丹灶云封终日闲。美哉!潘仙人丹晴,茂名树石屏。庆元转运朱希颜,洪迈石屏记龙岩。明时丹灶亭,今日广场死。

亚盘潘坡寻晋村,超世寺前久逡巡。金玉二井临山巅,升真岗址蝶翩跹。孔铺笔架避佳话,潘仙亭遗旧年华。东晋潘仙坡,成化府潘记。石船蔽榛秽,大均新语绘。高城筑洗庙,东矗潘仙祠。雨公山麓寻真人,雨顺阁楼问祖师。好心精神扬,携手共志昂。俱往矣!茂名南北,高凉风流鉴水长;顾今日,岭表内外,潘仙遗迹显端盖。

咸康年间兮,天地惶惊疑。惨乎,瘟疫肆虐,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恸。忧乎,感病妖之狂长,念黎民之哀伤。焚膏继晷研医方,见病探源扬岐黄。济世有奇诀,救人须用心。艾灼丸散丹膏,针灸灌药方高。剑胆琴心,廉颇跃马裹征袍,阻击瘟疫狂魔,妙手回春,挥鞭戮鬼遁形踪,重现人间烟火。扁鹊重生,勇担道义;华佗再世,高凉皆知;仲景犹在,东晋名医。

茂名炼丹兮,促早高凉医。类属丹鼎派,丹药分内外。全真一脉承,念黎民之哀伤。上医治未病,溯源黄帝经。瘟杂众关兮,妇科儿疳积。五脏六腑辨证详,阴阳脉论采众长。康养学说,三者和谐。贵在自然延年兮,清心寡欲少私,无为静养为正悉。悬壶济世,以拯民殇。安乐众生,明德流芳。

盖继四十三,名家代出焉。衣钵传承,国之名医,医科博士,脑科称奇。胜哉!跌打暖酒,风湿膏。肚兜温,药枕暖。养生保健得法,普罗大众实操,特色药膳出彩,百花绽放曦光。潘茂名文化名世,岭南文明花瑰腐。省非遗,双飞比翼。大仁大道大家,茂名英名永嘉。

山里寻春

■ 张永忠

春要走了
又要带走人间一季芳菲
谷雨潇潇呀
是为她送行来的吗

宋人王观说,若到江南赶上春
千万和春住
可此刻我就在江南
在江南之南呀
春,到哪里去了呢

不问谷雨
谷雨潇潇
天地苍茫

往山里去吧
一个声音告诉我
邀上几个驴友,摩旅
或许,春天
就在山里呢

往西北去。不算太高的山
即便是顶峰,也不足千米
在半山,在六七百米的山谷里
徒步,寻春

春果然就在山里呀
看,油桐树枝头
才刚刚绽开的花瓣
那么的洁白,那么的粉嫩
不就是春的倩影吗

春果然就在山里呀
看,山谷的几片草原
才刚刚长出新芽
嫩嫩的,油油的,那么的光鲜
那么的柔软
不就是春的胴体吗

春果然就在山里呀
你嗅一嗅,整个山谷
酥酥的,润润的
满是沁人心脾的芬芳
不就是春的体香吗

到花树下,到草地上
我要铺开茶具
煮一壶叶尖上的露水
泡一道刚采下的新茶
我要挽住春天的手
与春对饮

与一尾鱼对视(外一首)

■ 黄元驹

我在暗香浮动的河里相遇一尾鱼
一尾腰肢婀娜的鱼在水底的
园圃里干活
我在岸上凝望一双桃色的眼睛
此刻水的深度归零
我迷离的眼球发亮
企图捕获一束光的情意
我悄悄地靠近你
又怕惊起水花
水的流言穿透夜色
我们默默对视
鱼不语
那个夜幕封闭的空间
只有我们呼吸的声音
洗白一河的春水
我知道一旦捕获你

我们在水与岸之间将失去
界定的意义

一只鸟

我飞到十四层的阳台
十月向北的冷风吹出我的
羽毛
远眺山那边的乡下
我的兄弟姐妹们
以镀了金的嗓子
对着果园歌唱
我流连的歌声
仿佛在高楼上空盘旋
我抓住高楼的根系
站立
走过春天
又走过秋天

第十五章

为斌妈心情沉重地回到家,打开厅门,发现一片漆黑,心里一惊——儿子去哪儿了?她赶紧拉亮灯,才看见罗为斌俯卧在沙发上,身体微微颤抖。

她快步上前用手摸了摸儿子的额头,感觉滚烫滚烫的,不由惊呼道:“斌儿,你发高烧了啊!去医院好吗?”罗为斌侧转了一下身体,声音虚弱地答:“我躺一下就好了……”为斌妈着急忙慌地从家里药箱取来一包退热散和两片安乃近,让罗为斌兑开水服下。

看着眼前三魂不见七魄的儿子,为斌妈既无奈又心疼:“你这么躺着也不是办法,妈先给你煮碗面条吧?任何事都不如身体要紧啊!”

罗为斌背过身去,面朝沙发里侧,不想说话,只是摇了摇头表示不想吃。

为斌妈长叹了一口气:“斌儿,你是妈的命根子,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啊。”

“妈,没——事。”罗为斌也不想让母亲担忧,可心中郁结难消,无法强打起精神来。

“斌儿,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不忍见儿子这般消沉,为斌妈尝试开口劝道。

可罗为斌对韩小倩情根深种,信誓旦旦:“妈,我这辈子非小倩不娶!”

“斌儿,我刚才在韩家,看到小倩了,她的态度非常坚决——”为斌妈的话还没说完,罗为斌便抬起手轻摇了下她的手臂,声音颤颤哀求道:“妈,不要说了!”

为斌妈伸手握住罗为斌无力垂落的右手,心想儿子弄成这副模样都是因为韩小倩闷不吭声地同别人谈了恋爱。想起韩劲交代的“任务”,她接着追问:“小倩在同谁谈恋爱啊?韩劲让我回来问你,还说他知道了好想办法。”

“我不知道。”罗为斌现在心乱如麻,不想让两家父母太操心,决定暂时先不把龙涛明说出来。他此时的心境,恰似《也红》说的:“幽情谁问,寂寞欲香餐。黄昏近,落红成阵,尽是东风恨。”

而罗为斌苦苦爱恋着的韩小倩,昨晚也一夜无眠。她辗转反侧,思前想后,深觉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让罗为斌对她死心,主动放弃娶她,爸爸才不会再逼她,她才能够从上一辈人的恩情纠缠中解脱。于是第二天,韩小倩早早来到办公室,将办公桌上的东西稍作调整后,开始给罗为斌写信——

为斌哥:
展信佳,见字如晤。今日提笔写下这封信,只因一直有些心里话想与你当面倾诉,只好化作文字,望你能听我细说来。

为斌哥,我们是一起在公安大院玩耍长大的,还有铁蛋、阿狗、小胖子和小花他们几个,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而在我的心里也早就把你当成了亲哥哥。这么多年来,你像对待亲妹妹那样一直保护我、照顾我,对此我心怀感激。

从小到大,爸爸总和我讲伯伯伯在战场上救了他,伯伯对我们一家有救命之恩。为了报这个“恩”,长辈们给我结了

“娃娃亲”。我们两家都是山东鲁南人,讲究恩怨分明、知恩图报,这也是我一直接受的家庭教育,但我非常清楚,恩情和爱情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不应该混为一谈。

为斌哥,两家父母是旧社会的过来人,如果他们像“娃娃亲”这类包办婚姻的旧社会封建残余思想,情有可原。但你我已是新时节的青年,怎能还如此迂腐地循旧礼、听父命,任由长辈摆布我们的人生呢?

为斌哥,无论从前、现在还是到了将来,我都永远将你当作亲哥哥!请你务必明白,若我同你之间是爱情,哪怕没有父母之命,我都会嫁给你,可事实是我另有了所爱之人,那么我们之间是不能缔结婚姻关系的。长久以来,在我俩的“婚约”问题上,我父母为了给你家报恩一直对我施加压力,但我不能理睬,所以我恳求你,像小时候保护我、照顾我那样帮助我解除这份深重的负担吧!非常感谢!

为斌哥,爸爸经常夸奖你事业心重、工作能力强,我相信他的眼光,我也认为你是非常优秀的兄长。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将来一定会遇到与你真心相爱的好姑娘。我衷心祝愿你不仅在事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且在爱情里早日觅得佳人,获得真正的幸福!

此致
敬礼!

你的妹妹韩小倩
10月8日

写到这里,韩小倩放下笔,从头到尾读了几遍,反复斟酌字句,唯恐有哪个字、哪句话说的意思不够准确到位,再误导罗为斌想入非非。韩小倩将信纸简单地对折两下就塞入信封,然后在信封上写上罗为斌的地址并贴上邮票——此时的韩小倩完全没有给龙涛明手折千纸鹤那般的细致柔情,满心只想赶紧把这封信寄出去,好早日断了罗为斌对自己的念想。

随后,韩小倩拿着这封信来到综合室,正好蒋刚在,便对蒋刚说:“蒋刚,你上午出市区吗?”蒋刚答应道:“听韩秘书吩咐。”“请你帮我拿这封信到市邮电局投递。”“好哩。”蒋刚爽快答应。刚好他今天要到市区采购一批办公用品,应下韩小倩投递信件这桩小事不过做个顺水人情。

其实,按照蒋刚热心助人的习惯,即使不去市区办事,也会专程帮韩小倩跑一趟的。调来树脂总厂不过三个月,有心潜伏深入厂内职员关系网的蒋刚已经凭借热心肠,迅速在领导同事之间树立了好口碑,用韩小倩的话说,他就是厂里的“活雷锋”。

举个例子,蒋刚很细心,发现打字室、司机室和综合室有不少年轻人早上贪睡,来不及吃早餐就匆忙到厂上班了,他便每

也红

■ 阿明

天一早到市区早餐店,打包好一大袋油条、馒头和煎饼带回厂,分发给没吃早餐的同事,天天如此。有一次蒋刚感冒发烧了,还特地打电话到早餐店,请店家将早餐送到树脂总厂来,令打字室那些女孩感动得直流眼泪。

现在厂里对蒋刚赞不绝口的人很多,但对蒋刚忌惮得想要他死的人也有,那就是保卫科那两位已深陷“毒窝”的正、副科长。自陈桂和刘宏宏当了波叔在江南市的毒品“拆家”后,“生意”做得那叫一个“兴隆”。可这样的“好景”并不长,这段时间,公安部门不断加大打击毒品力度,下线人员纷纷落网,江南市毒品市场一时风声鹤唳。刘宏宏已有几次电话联系交易后,他手下派去接头交货的“散仔”和买家就被抓了,这让陈桂和刘宏宏开始怀疑身边可能埋伏了警方的线人或卧底。

前天,顶风作案的刘宏宏刚从包装车间打完电话,神色紧张地准备离开,这时蒋刚走了进来,和他当场的打了个照面。

蒋刚笑笑呵地拦下刘宏宏,一脸关心地问道:“刘科,看你这么着急的样子,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这一问可把本就心中有鬼的刘宏宏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右手搓了搓裤腿,有些不自然地同蒋刚打马虎眼:“没啥事,这天下太平的能有啥大事,我就是急着去洗手间而已!”说完,向蒋刚摆摆手便三步并作两步溜走了。

蒋刚本就是监测到包装车间有异常通讯情况,才匆匆赶来侦查的。此刻望着刘宏宏显得落荒而逃的背影,他炯炯的目光中流露出探究的意味,喃喃自语道:“看来有‘鱼’要浮出水面了!”敏锐察觉到刘宏宏行为古怪,或许内藏文章,不过为免打草惊蛇,他决定继续观察等待两日,看能不能跟到刘宏宏去和下线交易这条更有用的线索,然后再向罗为斌报告。

却不知他的谨慎,反倒给了刘宏宏下手的机会。当日,刘宏宏回到保卫科,立即把自己碰到蒋刚的细节同陈桂讲了。陈桂面色凝重,联想到前几次交易失败和每当电话交易时,蒋刚必到现场,基本肯定了蒋刚就是卧底。特别是刘宏宏已暴露,必须尽快除掉“后患”。晚上,他们两个又同波叔商量了一个“万全之策”。

很快,时间来到了陈桂和刘宏宏给蒋刚布下“天罗地网”的日子,也正是蒋刚要去市区采购的这天。他口袋里揣着韩小倩交付的信件,步出总厂大楼门口,准备去车班要车出市区。突然,刘宏宏骑着自行车从大楼门口经过,并向厂内驶去。只见车头挂着一个白色帆布袋,袋子底部透出的印痕样子像是台电话机,蒋刚立马警惕起来,寻思着这很有可能就是刘宏宏用来联

系毒品交易的那台“分机”,顾不上再多多想,蒋刚疾跑到办公楼东边的单车棚,骑上一辆自行车就追了上去。

树脂总厂面积很大,厂区内各种钢塔林立,液化物料罐成片相接,大大小小的管线在管廊架上纵横交错,加上各生产装置区不是长方形就是正方形的,导致厂内马路转弯处都为直角,这给追踪刘宏宏的蒋刚造成了视线受阻的困难。眼看刘宏宏就要消失在九号路拐弯角,蒋刚心急如焚,脚下蹬得飞快。

说时迟那时快,蒋刚刚骑出拐弯角,一辆八轮货车直冲蒋刚急速而来,因为距离太近,蒋刚眼看已躲闪不及,只能作出本能反应使劲蹬开自行车,借力让自己的上半身向旁侧甩出车外。随着一阵钻心的疼痛,蒋刚的双脚已被货车碾过,倒在血泊中痛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附近作业区的人才闻声起至,报了警,并打电话到医护室,通知厂医到现场来做抢救。

待厂医赶到现场,检查说蒋刚可能双腿粉碎性骨折,而且失血过多,生命迹象微弱,迅速将蒋刚送往了市医院。陈桂打电话向总厂厂长龙涛明汇报了这起事故,接到的指示是立即成立以他为组长,安全科副科长陈建为副组长的事实调查小组。陈桂窃喜这道指示正中他下怀,当天下午二时就给出了蒋刚的车祸属于一起厂内交通事故的结论报告。

车祸发生后,保护蒋刚安全的内线迅速把消息告知了罗为斌,罗大队长迅速赶到市医院。经向医生确认,蒋刚还有生命迹象,但伤势严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抢救后要转入监护病房继续观察治疗。罗为斌马上将情况向韩劲副局长汇报。韩劲接报后,认为蒋刚隶属省禁毒总队,便把他的情况告知省禁毒总队,并上报给了市委书记许东。许东高度重视,命令韩劲成立专案调查组深入开展调查,同时致电市医院院长,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挽救蒋刚的生命。

韩劲汇报完后,也赶到医院并在院长办公室紧急召开了案情分析及后续应对工作会议。他提出,鉴于当前事态突变,务必集中警力三管齐下:一是全力抢救蒋刚,待他病情稳定后迅速秘密转回省医院;二是马上对外宣布蒋刚“死讯”,制造假象放松树脂总厂嫌疑人的警惕;三是暂不对那名肇事司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但由刑警支队实施秘密监视。看此人能不能牵出藏在背后的“黑手”。

上午十二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蒋刚终于脱离了危险,但依旧昏迷不醒。罗为斌征得医生同意,套着抗菌抗病毒的大白褂,戴着医用手套,来到他病床前含着泪水,庄严地给战友敬了个军礼!罗为斌

离开监护病房后,护士长给他递上蒋刚出事时血迹斑斑的衣服。他坐在值班室,心情沉重地检查衣袋里的物品,掏出了一条手帕,四张拾元面额人民币和一封信,都沾有血渍。罗为斌仔细检查,发现手帕右下角绣有“小凤”两字,罗为斌为战友的铁骨柔情深深敬佩。再一看,这封信沾有血渍的信,赫然写着“罗为斌同志收”。看着这熟悉的字迹,罗为斌一下子懵了:“小倩写给我的信怎么在蒋刚身上?”信内容写了什么?职业素养制止了他打开信封的冲动,他要相信交到领导手中打开。

罗为斌用护士托盘装上这些物品交给韩劲。韩劲一眼便认出了女儿的字迹,心里满是狐疑:“怎么蒋刚身上会有小倩写给斌的信?”于是戴上手套,打开信封,两页单行信纸,一页写满,一页写了三分之一,字体粗重有力。罗为斌也靠近过来,一同阅读了信的内容。

罗为斌本来,两颗豆大的眼泪无声地掉了下来。韩劲本来想,我生出了个浑蛋女儿!但看到值班室还有几个干警,便忍住不说,脸色气得铁青。韩劲向同事要来一支红塔山烟,狠狠地抽了几口,待情绪平复下来后,示意其他干警离开,以领导的口气交代罗为斌:“罗大队长,目前重中之重是保护蒋刚生命安全。蒋刚可能侦查到关键线索,毒犯要杀人灭口。你除了要加强在医院的安力量外,一定要按蒋刚牺牲的情形来办。同时,蒋刚一时半会还醒不过来,你通知小倩到派出所,询问这封信怎么在蒋刚身上。毒犯猖狂至极,我们不能错失时机!”罗为斌坚定地应答:“坚决按韩局指示办!”

韩劲离开后,罗为斌马上交代通知韩小倩到派出所。

这罗为斌他们在研究韩小倩的信件怎么在蒋刚身上,那边陈桂则惴惴不安。下午三时,独自来到帝豪酒店订了个饮茶包间,然后在前台借用电话约见波叔。

他们俩见面后点了一壶茶,面对面坐着,表情各异,陈桂一脸忧心忡忡,波叔却气定神闲。陈桂在事故现场调查时,听到的是蒋刚虽已身受重伤,可还没有完全断气,他担心蒋刚一旦被抢救了过来,不仅大口不成还反给警方增加了肇事司机这个突破口。波叔看着陈桂坐立不安的模样,一边拿起桌上的茶杯呷茶,一边说:“我从医院那边收到了最新消息,蒋刚因失血过多救治不及,已死亡。那名司机是经了好几个手雇来的,同你我根本没接触过,完全不用担心。”

陈桂一时半信半疑。波叔脸部横肉一颤,“嘿嘿”两声后,接着奸笑说:“陈桂呀,要是今天蒋刚没死成,那么要死的第一个就是我那牢房侄子,看来他命大哇!”陈桂听了,心里一紧,深觉波叔心狠手辣的同时,更惊恐于自己其实也同刘宏宏一样,生命掌握在波叔手中。

如此惊心动魄的一日过后,身陷泥潭的陈桂与刘宏宏将何去何从?而罗为斌同韩小倩在派出所见面后,两人又会怎样的矛盾纠缠?请看第十六章。